



得来不易的幸福

尤利·納吉賓著 張草紉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743

得 来 不 易 的 幸 福

〔苏〕尤利·纳吉宾著

張 革 叙 譯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1959

Юрий Нагибин

Трудное счастье

本書根据 Дегиз, 1958 年版本譯出

得来不易的幸福

原著者 [苏] 尤利·納吉宾

翻譯者 張 草 韞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6 3/8 字數：125,000

1959 年 7 月第 1 版

195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7,000

統一書号：10078·0912

定价：(八) 0.52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写一个吉卜賽孩子在旧时代过着困苦流浪生活，受尽了虐待和迫害，反映出吉卜賽人在十月革命前的悲惨命运。它強調指出，对吉卜賽人的迫害本質上是階級矛盾，迫害吉卜賽人的都是些富农和有钱人，而那些穷人却处处給予他們同情和幫助。小說中明确指出：“所有的穷人都是弟兄。”在这种階級意識的教育下，这个吉卜賽孩子后来勇敢地参加了反对富农的斗争。

在苏維埃制度下，吉卜賽人改变了千百年来流浪生活，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集体农庄，开始过着幸福的生活。



一輛吉卜賽人的有篷馬車是我兒時的搖籃，我的整個幼年是在旅途中度過的。每當我回想起那個遙遠的年代，在我記憶里最先浮現起來的，並不是大自然的景色，並不是親人們的臉容，並不是母親的聲音和手臂，而是一種單調得引人入勝的、永不停歇的搖動的感覺。只要我一閉上眼，這種感覺就變得異常的強烈和深刻。我全身感覺到馬車的令人疲憊的搖蕩、車子經過溝道和凹坑時的劇烈的震動，以及車輪陷入洼地時的催眠般的顛簸。

在這種永不停歇的搖動中，我還看到了周圍的世界。道路在車輪底下緩緩地流瀉過去，帶走了路邊長着的樹叢，遠處稀疏的小樹林和田里的莊稼在我們身邊飛越過去，遠天與地面相接的地方——一片隱隱約約的蒼翠地帶，在四周

不停地旋轉

我九岁的时候，田野、房屋、树木、丛林——一切都在永久的平靜中不再移动了。母亲的重病使我們离开了流浪队，在过去的伏龙涅什省的一个叫作包格丹諾伏的小村庄里居住下来，住在紅头发的米哈依罗家里，他是我們的一房远亲。

吉卜賽人是很少定居的，米哈依罗却是定居的一个，因为他热爱打鉄的工作。他的鉄鋪是一所熏得墨黑的矮屋子，門上只剩下了一个鉸鏈，破爛的屋頂上面，裝着一個截短的、茶炊上用的烟囪，不斷地向天空撒出一簇簇的火花。鉄鋪旁邊接連着一間同樣破舊的小屋。這間小屋本來已經搖搖欲墜，加上米哈依罗的錘子有力的敲擊，開始搖動起來，屋內的一切——門、窗、牆壁、地板，都震得格格發响。在房間里每走一步，就會使碗盞順次鳴响；而每當魁梧而笨重的米哈依罗自己跨進門口的時候，所有的桌子和凳子都會直跳起來，屋子的聲音長久不能停息。

居住在這個聲音嘈雜、四壁煤污的屋子裡是很擠的，但是也很愉快。母親的病不久就痊愈了，並且很高興地開始操勞家務，這對她說來是一種新的工作。米哈依罗打鉄，我的繼父在鍋子上鍍錫，他們兩人一面工作，一面唱着我們吉卜賽族的悠揚而哀傷的歌曲。

我們一直這樣生活到1919年的夏天，那時馬蒙托夫將軍^①的哥薩克部隊燒毀了我們的村莊。不過，當時我可不

① 馬蒙托夫（1869—1919年）是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白匪將軍。

知道这件事情是誰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村庄是在我們屋子下面的一块低地上，有一天早晨，我发现那些茅草和木板的屋頂都沒有了，只剩下燒焦的墨黑的大梁在冒出一縷縷繚繞的輕烟。

于是在我們屋子里就响起了我已經遺忘了一句話：“划綫去。”在这句話里面，隱藏着吉卜賽人对迅速的移动的渴望。在他們看来，這句話是鐵路“綫”的象征。吉卜賽人說這句話的时候，好象是在把自己馬車的緩慢的行程比拟火車的风馳电掣的飞驰。

米哈依罗知道我們准备“划綫去”以后，就把自己的那个三十多公斤重的錘子扛在一个肩上，另一个肩上捆了风箱，动身到附近一带廣闊的四乡去找尋打鉄的工作了。

然而我們并不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后来才弄明白，我們是在等待亚美尔卡的流浪队，因为听说他們是要路过我們这里的。我的外婆就跟随着这个流浪队一起流浪。

有一天夜里，我被喚醒了。母亲亲自替我穿上鞋子，把我带到院子里。我半睡不醒地什么也不明白。鉄鋪四周的所有空地上，都停滿了遮着麻布的、在黑夜里显得格外龐大的車輛。人們手里執着一束束燃燒着的麻絮，在車輛中間走来走去。在搖曳不定的通紅的火光中，隱約地閃現着各种怪誕的臉容：鈎形的鼻子，靛青色的皮肤，象柏油一样烏黑的蓬松的胡子。我在米哈依罗家里住了一年，对于我的那些流浪的族人的样子，对于他們的低沉的嗓音，男人揮动手臂的样子和女人畏畏縮縮的步态，已經感到不習慣了。人們在做着途中歇息时应做的一般事情：卸去馬具，給馬吃草

料，檢查車輪，在車軸上塗油，修理折斷的駕具，可是他們的那種平常的舉動却使我產生一種神秘和可畏的感覺。何況在這亂哄哄的時候，我不見了我的雙親。

哭聲卡住在我的喉頭，我已經張開了嘴，預備竭力叫喊一聲，甚至能夠把母親從世界的另一端喚回來，而正在這個時候，一雙柔軟而溫暖的手臂擁抱了我，好象在我身上蓋了一條天鵝絨的毯子。一個非常柔和的聲音對我說：

“我的小孫兒，我的好孩子！”

我緊靠在外婆的高大而溫暖的身上，全身感到安心和信賴。

後來我的頭腦中重又充滿了喧鬧嘈雜的聲音和輕微的震顫：我們出發上路了。一年的定居生活仿佛是一個短促的幻夢。

早晨我看清了外婆的臉。她的臉黝黑而平滑，好象塗了一層瓷釉，眼睛象兩顆小櫻桃，白頭髮中夾雜着烏黑的發絲。可是這種花白的頭髮也并不使她顯得年老，只有從她的耳朵垂兒上才能猜想到，外婆的年紀已經很大了：她的耳朵垂兒很鬆弛，被一副耳環拉得長長的，掛耳環的兩個小孔象是用小刀劃開的切口。

除了我們一家人和外婆以外，住在馬車里的是我的姑夫和姑母同一個周歲的嬰孩（我的姑夫在駕御馬匹，在整個旅途中我只看見他的在粉紅色花布襯衫下高高聳起的肩胛骨），還有母親的弟弟彼嘉。

彼嘉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生得粗手大腳，身材象成年的男子一樣高大，翹鼻子，一張純朴的臉龐。

他看見我來到馬車里，就爬到我身邊，問我會不會抽煙。

我說：“不會。”

“那末你有表嗎？”

“沒有。”

“那還算什么吉卜賽人！”彼嘉輕蔑地冷笑一聲。

“那末你有表嗎？”我也問他。

“怎樣的表，有鏈條的嗎？”

“嗯。”

“不，有鏈條的表我沒有，”彼嘉嘆了口氣說。

“沒有鏈條的表呢？”

“沒有鏈條的表也沒有，”他回答的口氣是那樣的悲傷，使我打消了想嘲笑他的興致。

然而彼嘉並不重視我對他的寬容態度，他緊蹙着眉頭，不再和我講話了。我對他一點也不生氣。外婆要我叫他“舅舅”，我可不情願叫一個小孩子“舅舅”。

我們這一群吉卜賽人都是當補鍋匠的。所有的吉卜賽人可以按照所做的行業分成三大類。當馬販子的吉卜賽人從事馬匹的買賣；他們驅趕着整群整群的馬匹從一個省份到另一個省份，能賺到大批的金錢。這種人叫“巴爾瓦萊”，是吉卜賽的富翁。和他們完全相反的是“茲雷達利”，這種人干着乞食、偷盜、欺騙和“魔法”的營生。如果一個年輕的小寡婦要想使人對她發生好感，要想“迷惑”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在這方面，我的族人中間倒有不少高明的能手。最後，第三類是吉卜賽手工匠，或者“補鍋匠”。他們的工作是

在鍋子上鍍錫，製造鋼架，給生鐵刷上黑的顏色，以及焊補鍋子。

我想，在路途中我們的那些補鍋匠是不反對用別種手段來獲利的。真的，我們不止使一個善良的青年受到黑眉毛小寡婦的蠱惑，不止一次地散布了病疫，然后又去替人治病，不止偷光一個菜園，不止采光一棵樹上的櫻桃。但是旅途的勞頓也足以贖取這個罪愆。

我們在荒廢的土地上前進，經過燒毀的村莊和村落，經過破壞的工廠和工場。我們也經過巨大的火車站，那里長長的列車停在盡頭的側綫上，發出各種各樣的汽笛聲，要求給自己讓出一條綫路。

我們在遍地煤灰的荒涼的土地上前進，那里圓錐形的廢石堆好象一個個墨黑的三角形，高聳入象鏡子一樣平靜的天空。荒廢的矿井上邊的生鏽機器，已經成了烏鴉的栖身之處。

我們趕過了那些不知適從地跋涉着的不幸的人們；他們走着，走着，在路途中倒下了，死了。除了自己的旅途的命運以外，我們對別人的不幸毫不顧問，對一切事物毫不關心。我們向着南方前進。

內戰的炮火在周圍隆隆地响着，可是我們一次也沒有碰到過軍隊；顯然，亞美爾卡是知道怎樣帶隊的。只有一次，向西緩緩行駛的一列從未見過的火車把我們攔阻在過道口：這是一間間裝着輪子的鋼皮的屋子，里面伸出一個個巨大的炮身。在裝甲的車廂台上，有幾個身穿便衣、腰圍皮帶的人站着。我清楚地看見他們的疲倦而威嚴的臉龐，以

反紧握着枪杆的肌肉发达的手臂。

我眼睁睁地看着这列古怪的火车，突然害怕起来。恐惧赶走了我的好奇心。我钻进外婆裙子的下摆下面，直到这列铜皮火车的沉重喘息声在远处平息以后才敢抬起头来。

在这些流浪的日子里我觉得很寂寞，这使我把这次漫长旅途中的详情细节全都忘记了。直到马车的轮子开始陷入过去的塔夫利亚省的沙土那时起，一切才变得很明白和清楚了。

我记得，我从马车里向外一望就楞住了。灰白的天空照耀着初秋的烈日，而地面上却铺着一条白雪的毯子。我跳到地上，走到深齐踝骨的、象浅紫色和淡黄色的鳞片般的炎热的干雪里。我奔到外婆身边：

“外婆，是雪哪！……”

“不，好孩子，这不是雪，这是盐和沙子混在一起的盐沼地，”外婆回答说。

我不相信。盐是需要到店舖里购买的，哪个傻瓜会把值钱的东西撒满在地上呢？……这当然是雪，不过不是冬天的雪，而是夏天的雪。我很想看到它从天空中飘落下来的情景。

我们的车子几乎停止不前了。我们听见车夫的声嘶力竭的号叫，车轘的轧轧声和沙土的窸窣声。马车从一边向另一边摇来摆去，然而在车子近旁摆动了好半天的一棵弯曲的死松树却一步也不往后退。后来，车夫叫我们从马车里爬下来，男人们拿了铁镐，开始挖掘陷在沙里的车轮；他

們有的砍樹枝，把它們墊在車輪底下……然而一切都是白費！馬車在沙里愈陷愈深，這片假的雪地好像一個泥沼，開始把我們這一批人吞吸下去了。我們陷在沙里，不能動了……

在這種無能為力的境況中產生了埋怨的心情。在這個艱苦的時刻，我的姑母突然想起，繼父、母親和我三人先前不是這個流浪隊里的人。從她的尖厲的叫喊聲中可以聽出，我們是引起一切不幸和災難的罪魁禍首，這些該死的沙土是我們惹出來的；要是沒有我們，這隊人早就到达了幸福的樂土。

她是一個年輕的女人，穿著花花綠綠的、漂亮的吉卜賽服裝：下面是紅布的裙子，上身是一件狗皮鑲邊的藍色的短上衣，頸子上圍一條彩色的綵帶，頭上扎著一塊綢頭巾。在整個旅途中她對周圍的事物都漠不關心，僅是照料著自己的兒子，一個光著身子的小家伙。她喂他吃奶，一面用手指擠著乳房，使奶水流得多些，一面帶著又是愉快又是痛苦的表情，咬著自己薄薄的嘴唇；她把孩子裹在一塊破布里，但馬上又解開來，吻著他的皮膚寬鬆的紅潤的小屁股；她高高地拋弄著孩子，驚慌而又幸福地喊叫著；她象喂鴿子一般用自己的嘴喂孩子吃稀粥。

這時她初次忘記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光著身子躺著，鼓起了大肚子，手指和腳趾一起划動著，好像帶著愉快的驚訝在傾聽母親拚命的喊聲。

“不要叫，不要叫，親愛的！”外婆重複著說，可是這個女人並不安靜下來。

我的母亲把手放在瘦削的膝盖上，一声不响地坐着；她好象沒有听见姑母的咒罵。后来，仍旧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把我們的一包細軟东西丢到地上。繼父走了过来，他滿身都是汗和柏油。他听见姑母在咒罵我們，一句話也不問，伸手把我从車上抱下来。外婆輕輕地叹着气，也跟着我們爬下。彼嘉舅舅也跟她跳下，把他的寬边的破毡帽掉落在地上了。

誰也不来拦阻我們。损伤亲友情分的事情吉卜賽人是很难原諒的。我的姑母有她自己的理由，可是我們也沒有別的办法。

只有身体結实、象熊一般笨拙的亚美尔卡把舌头貼在上顎发出嘖嘖的声音，重复地說了两遍：

“真厉害！……真厉害！……”

我們离开的时候，我的姑母若无其事地在喂嬰孩吃奶，一面用細小的声音对他嘮嘮叨叨地訴說着。

大人們在車輛来往的一条大路上举行了一次家庭會議。現在往哪儿去呢？我們既无車子，又无馬匹。徒步是走不远的，乘火車可要錢。而我們的錢最多只够买兩張車票。于是就这样决定：繼父和母亲乘火車到叶果尔雷茨卡雅村去，那里住着繼父的亲属。而我們三人——外婆、彼嘉舅舅和我——徒步走到离开这里不到一百八十公里的西多尔舅舅家里去。等繼父和母亲在新的地方找到住所以后，馬上就来接我們。

母亲和繼父走了。我們恋恋不舍地望着他們的背影。母亲的細长的身影最先消失，好象是溶化在空气中了，后

来，远方的烟筒又吞噬了繼父的壯健的身軀，但是他背上的那个白布包裹还长久地在道路上閃現着，象一个鮮明的小点；最后是連这个小点也消失了。

我們路过的一带都是富庶的地方。有錢的人都吃着白面包、餡餅和饅头，他們不把面包皮藏起来，以防飢荒的日子，而是拿来喂猪吃。因此我們也能随意討到一点。

要东西总是差我去的。我講着外婆編造出来的一个悲戚的故事，把自己装成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我討厭这个謊話，倒并不是由于我本来就不爱撒謊，而是由于我認为說父母死亡是一个不祥的預兆。但飢餓是不饒人的……我时常討到一捧吃剩的面包、餡餅和油煎餅。然而空着双手、空着肚子回来也是常有的事，这时候外婆就生气了，說我是一个沒出息的吉卜賽人，因为不善于和人們周旋。这一点使我十分懊喪，不过我还不明白自己失敗的原因。我經常到最有錢的人家，向那些吃得脑滿腸肥的人們去求乞。我認为，誰的财产多，誰就更乐善好施。因此当我被赶开的时候，我总以为我是弄錯了：把穷人当作了富翁……

2

这是我們旅途中的第四天或第五天发生的一件事。是一个靜靜的黃昏，我覺得，我仿佛能够听見在路上跳跃的鵲鴝翹动尾巴的声音。晴朗而蔚藍的天空暗下来了，只有西边映照着一片通紅的晚霞，宛如燃着的熊熊火焰。半輪太阳，好象是在炭火中燒紅的一块金属，从紫醬色的云层中透射出光綫来。这时我記起了米哈依罗的鐵鋪和那时候我們

整个愉快的生活，而在这段路途上却感到极其空虚和孤独。我追上外婆，抓住了她的裙子。

“你怎么啦，累了吗？”她生气地说，因为她反正也没有能力帮助我。“你看，外婆年纪这样大也不累，彼嘉舅舅也不累。”

“你们都是这样大了，我可还是小孩子呢！……”

“十岁，已经不小啦。你外公十岁的时候已经偷到过一匹马。”

我一声不响，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惭愧。道路转了一个急弯，把我们引向一个长满艾菊的盆地的边缘，在树丛的宽阔的空隙中展现出一片广阔的低地，在低地上象带子一般地横贯着一条红泥大道。这条大道通往一条土墙，它拦阻住一个已经变成沼泽的山涧。土墙后面就是一个大村庄的街道。

而在一个悬崖的崖脚下，恰巧在我们的下面，闪耀着一个个花花绿绿的帐幕。那里有好几辆马车，车辕竖向空中。几匹被缚住了脚的马正在吃草。这是一个流浪队歇息时的情景。

落日的光线透过灌木丛，把它最后的一点光辉照射在流浪队里最鲜明的东西上：帐幕的花花绿绿的破布，横在帐幕旁边的马具上的刻纹，在篝火四周走来走去的妇女们的肩巾，项链和耳环。

我们的外婆是多么的聪明和机警啊！她把我們一直领到流浪队那边去，但是自己却并不露面……我拍手笑起来了，彼嘉舅舅脱下了他的象乌鸦窠一样的破帽子，把它抛到

空中。

外婆却并不象我們一样高兴。她注視着下面的流浪队，不断地搖着头。后来她抓住了我和彼嘉舅舅的手：

“我們离开这里吧！这里不好！……”

可是我們还没有来得及启步，树背后走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吉卜賽人，擋住了我們的去路。他的身体結实而匀称，下身穿一条寬大的黑布褲子，脚上穿一双柔軟的高筒羊皮靴，上身穿一件漂亮的天鵝絨背心，里面露出一条象小蛇一般蜷曲的銀表鏈。他臉上的顴骨很高，一个鷹鼻子，头上长着鬚得很紧的白发，耳背后插了一枝艾菊，上面有一粒粒橘紅色的果实。他的手里拿着一副油污的紙牌。

这个吉卜賽人很有禮貌地向我們問了好，就开始盘問我們：我們是什么人，往哪儿去的，为什么看見了吉卜賽的流浪队并不走到篝火旁边去，为什么要躲避自己人？

吉卜賽人的語言有着异常丰富的嘲弄的語气：恶意的和善意的，嘲笑的和惊奇的，阿諛的和威吓的，請求的和命令的。不仅是語調，而且字句的排列，語音的輕重，舌头的微响，都能使最普通的語句另外产生一种微妙的含义。甚至我們孩子也都掌握这样的談話技巧。因此毫不足怪，我这个十岁的男孩在这个中年吉卜賽人的寒暄的語句中听出了嘲弄的語气，而且是帶有威吓性的嘲弄的語气。

“这是巴罗·希罗的流浪队嗎？”外婆問，同时我看見她的紧披着围巾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

“就算是，又怎样呢？”这个吉卜賽人一面撫弄着表鏈，一面回答。“难道巴罗·希罗擋了你的路不成？”巴罗·

希罗是一个老实的人，是一个好客的人。亲爱的，到流浪队那里去吧，你们将是受欢迎的客人！”在那个吉卜赛人的紧凑在鼻梁旁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嘲弄的神气，这是和他的友好的话语很不相称的。

吉卜赛人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严格规矩，违反这些规矩是要算犯罪的。譬如，人家殷勤地请你到篝火旁边去，你是不能拒绝的。然而从外婆把我的手捏一下这一点来判断，我感到我们应该马上逃走。

在我们背后传来了拨开树枝的沙沙声。又有两个吉卜赛人伸着懒腰，挥动着麻木的腿，从灌木丛中朝我们后面走来。看样子，他们本来是在那里玩纸牌的……

外婆放松了手指，放开了我的手。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低着头，仿佛承认了这些人对她的威权。

在巴罗·希罗的流浪队里，我们受到了殷勤的招待：他们请我们吃精美的牛奶粥，还给我和彼嘉舅舅每人一只硕大的安东诺夫卡苹果①。外婆对吃的东西一碰也不碰，她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盖，老是摇着头；圆形的金属耳环敲打着她的两颊。后来有几个年轻的吉卜赛人走到我们身边。他们说说笑笑地把彼嘉舅舅带走了。这时我看见外婆把手举到自己的微微摆动着的头上，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决绝的神情，慢慢地拔下一绺花白的头发，丢在草上……

不过我必须打断一下我的故事，来对巴罗·希罗的流浪队作一番介绍。

① 一种晚熟的苹果。